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

## 第十一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

話說“豹子頭”林冲當夜醉倒在雪裏地上，掙扎不起，被眾莊客向前綁縛了，解送來一箇莊院。只見一箇莊客從院裏出來，說道：“大官人未起，眾人且把這廝高吊起在門樓底下。”看天色曉來，林冲酒醒，打一看時，果然好箇大莊院。林冲大叫道：“甚麼人敢弔我在這裏？”那莊客聽得叫，手擎著白木棍，從門裏走出來，喝道：“你這廝還自好口！”那箇被燒了鬚鬚的老莊客說道：“休要問他，只顧打！等大官人起來，問明送官。”莊客一齊上，林冲被打，掙扎不得，只叫道：“不要打我，我自說處。”只見一箇莊客來叫道：“大官人來了。”林冲看時，只見箇官人，背叉著手，行將出來，至廊下問道：“你們在此打甚麼人？”眾莊客答道：“昨夜捉得箇偷米賊人。”那官人向前來看時，認得是林冲，慌忙退還莊客，親自解下，問道：“教頭緣何被弔在這裏？”眾莊客看見，一齊走了。林冲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“小旋風”柴進，連忙叫道：“大官人救我！”柴進道：“教頭為何到此，被村夫恥辱！”林冲道：“一言難盡！”兩箇且到裏面坐下，把這火燒草料場一事，備細告訴。柴進聽罷道：“兄長如此命蹇！今日天假其便，但請放心。這裏是小弟的東莊，且住幾時，卻再商量。”叫莊客取一籠衣裳出來，叫林冲徹裏至外都換了。請去暖閣裏坐地，安排酒食杯盤管待。自此林冲只在柴進東莊上住了五七日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滄州牢城營裏管營首告：林冲殺死差撥、陸虞候、富安等三人，放火延燒大軍草料場。州尹大驚，隨即押了公文帖，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的，沿鄉歷邑，道店村坊，四處張掛，出三千貫信賞錢，捉拿正犯林冲。看看挨捕甚緊，各處村坊講動了。

且說林冲在柴大官人東莊上，聽得箇信息緊急，俟候柴進回莊，林冲便說道：“非是大官人不留小人，只因官司追捕甚緊，排家搜捉，倘或尋到大官人莊上，猶恐負累大官人不好。既蒙大官人仗義疏財，求借林冲些小盤纏，投奔他處棲身，異日不死，當效犬馬之報。”柴進道：“既是兄長要行，小人有箇去處，作書一封與兄長前去。”正是：

豪傑蹉跎運未通，行藏隨處被牢籠。

不因柴進修書薦，焉得馳名水滸中。

林冲道：“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濟，教小人安身立命。只不知投何處去？”柴進道：“是山東濟州管下一箇水鄉，地名梁山泊，方圓八百餘里，中間是宛子城、蓼兒窪。如今有三箇好漢在那裏紮寨。為頭的喚做“白衣秀士”王倫，第二箇喚做摸著天杜遷，第三箇喚做雲裏金剛宋萬。那三箇好漢，聚集著七八百小嘍囉，打家劫舍。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，都投奔那裏躲災避難，他都收留在彼。三位好漢，亦與我交厚，嘗寄書緘來。我今修一封書與兄長，去投那裏人夥如何？”林冲道：“若得如此顧盼，最好！”柴進道：“只是滄州道口見今官司張掛榜文，又差兩箇軍官在那裏搜檢，把住道口。兄長必用從那裏經過。”柴進低頭一想道：“再有箇計策，送兄長過去。”林冲道：“若蒙周全，死而不忘。”

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關去等。柴進卻備了三二十匹馬，帶了弓箭旗鎗，駕了鷹鷂，牽著獵狗，一行人馬都打扮了，卻把林冲雜在裏面，一齊上馬，都投關外。卻說把關軍官坐在關上，看見是柴大官人，卻都認得。原來這軍官未襲職時，曾到柴進莊上，因此識熟。軍官起身道：“大官人又去快活！”柴進下馬問道：“二位官人緣何在此！”軍官道：“滄州太尹行移文書，畫影圖形，捉拿犯人林冲，特差某等在此守把。但有過往客商，一一盤問，纔放出關。”柴進笑道：“我這一夥人內中間夾帶著林冲，你緣何不認得？”軍官也笑道：“大官人是識法度的，不得得肯夾帶了出去？請尊便上馬。”柴進又笑道：“只恁地相託得過，拿得野味回來相送。”作別了，一齊上馬出關去了。

行得十四五里，卻見先去的莊客在那裏等候。柴進叫林冲下了馬，脫去打獵的衣服，卻穿上莊客帶來的自己衣裳，繫了腰刀，戴上紅纓氈笠，背上包裹，提了袞刀，相辭柴進，拜別了便行。只說那柴進一行人上馬，自去打獵，到晚方回，依舊過關送些野味與軍官，回莊上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林冲與柴大官人別後，上路行了十數日，時遇暮冬天氣，彤雲密布，朔風緊起，又見紛紛揚揚，下著滿天大雪。行不到二十餘里，只見滿地如銀。昔金完顏亮有篇詞，名百字令，單題著大雪，壯那胸中殺氣：

天丁震怒，掀翻銀海，散亂珠箔。六出奇花飛滾滾，平填了山中丘壑。皓虎顛狂，素麟猖獗，掣斷珍珠索。玉龍酣戰，鱗甲滿天飄落。誰念萬里關山，征夫僵立，縞帶霑旗腳。色映戈矛，光搖劍戟，殺氣橫戎幕。貔虎豪雄，偏裨英勇，共與談兵略。須拚一醉，看取碧空寥廓。

話說林冲踏著雪只顧走，看看天色冷得緊切，漸漸晚了。遠遠望見枕溪靠湖一箇酒店，被雪漫漫地壓著。但見：

銀迷草舍，玉映茅簷。數十株老樹杈枒，三五處小窗關閉。疏荊籬落，渾如膩粉輕鋪；黃土繞牆，卻似鉛華布就。千團柳絮飄帘幕，萬片鵝毛舞酒旗。

林冲看見，奔入那酒店裏來，揭開蘆帘，拂身入去，倒側身看時，都是座頭。揀一處坐下，倚了袞刀，解放包裹，抬了氈笠，把腰刀也掛了。只見一箇酒保來問道：“客官打多少酒？”林冲道：“先取兩角酒來。”酒保將箇桶兒打兩角酒，將來放在桌上。林冲又問道：“有甚麼下酒？”酒保道：“有生熟牛肉、肥鵝、嫩雞。”林冲道：“先切二斤熟牛肉來。”酒保去不多時，將來鋪下一大盤牛肉，數盤菜蔬，放箇大碗，一面篩酒。林冲喫了三四碗酒，只見店裏一箇人背叉著手，走出來門前看雪。那人問酒保道：“甚麼人喫酒？”林冲看那人時，頭戴深簷暖帽，身穿貂鼠皮襖，腳著一雙獐皮窄勒靴，身材長大，貌相魁宏，雙拳骨臉，三叉黃鬚，只把頭來摸著看雪。林冲叫酒保只顧篩酒。林冲說道：“酒保，你也來喫碗酒。”酒保喫了一碗。林冲問道：“此間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？”酒保答道：“此間要去梁山泊，雖只數裏，卻是水路，全無旱路。若要去時，須用船去，方纔渡得到那裏。”林冲道：“你可與我覓隻船兒。”酒保道：“這般大雪，天色又晚了，那裏去尋船隻？”林冲道：“我多與你些錢，央你覓隻船來，渡我過去。”酒保道：“卻是沒討處。”林冲尋思道：“這般卻怎的好？”又喫了幾碗酒，悶上心來，驀然想起：“我先在京師做教頭，每日六街三市游玩喫酒，誰想今日被高俅這賊坑陷了我這一場，文了面，直斷送到這裏，閃得我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受此寂寞！”因感傷懷抱，問酒保借筆硯來，乘著一時酒興，向那白粉壁上寫下八句道：“仗義是林冲，為人最朴忠。江湖馳譽望，京國顯英雄。身世悲浮梗，功名類轉蓬。他年若得志，威鎮泰山東。”撇下筆，再取酒來。

正飲之間，只見那箇穿皮襖的漢子走向前來，把林冲劈腰揪住，說道：“你好大膽！你在滄州做下迷天大罪，卻在這裏！現今官司出三千貫信賞錢捉你，卻是要怎地？”林冲道：“你道我是誰？”那漢道：“你不是“豹子頭”林冲？”林冲道：“我自姓張。”那漢笑道：“你莫胡說，現今壁上寫下名字，你臉上文著金印，如何要賴得過？”林冲道：“你真箇要拿我！”那漢笑道：“我卻拿你做甚麼？你跟我進來，到裏面和你說話。”那漢放了手，林冲跟著，到後面一箇水亭上，叫酒保點起燈來，和林冲施禮，對面坐下。那漢問道：“卻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，要尋船去，那裏是強人山寨，你待要去做甚麼？”林冲道：“實不相瞞：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緊急，無安身處，特投這山寨裏好漢入夥，因此要去。”那漢道：“雖然如此，必有箇人薦兄長來入夥。”林冲道：“滄州橫海郡故友舉薦將來。”那漢道：“莫非“小旋風”柴進麼？”林冲道：“足下何以知之？”那漢道：“柴大官人與山寨中大王頭領交厚，常有書信往來。”原來王倫當初不得第之時，與杜遷投奔柴進，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，住了幾時。臨起身，又齎發盤纏銀兩，因此有恩。林冲聽了，便拜道：“有眼不識泰山，願求大名。”那漢慌忙答禮，說道：“小人是王頭領手下耳目，姓朱，名貴，原是沂州沂水縣人氏，江湖上但叫小弟做“旱地忽律”。山寨裏教小弟在此間開酒店為名，專一探聽往來客商經過。但有財帛者，便去山寨裏報知。但是孤單客人到此，無財帛的，放他過去；有財帛的，來到這裏，輕則蒙汗藥麻翻，重則登時結果，將精肉片為靶子，肥肉煎油點燈。卻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，因此不敢下手。次後見寫出大名來，曾有東京來的人，傳說兄長的豪傑，不期今日得會。既有柴大官人

書緘相薦，亦是兄長名震寰海，王頭領必當重用。’隨即安排魚肉、盤饌、酒餚到來相待。兩箇在水亭上，喫了半夜酒。林冲道：‘如何能夠船來渡過去？’朱貴道：‘這裏自有船隻，兄長放心。且暫宿一宵，五更卻請起來同往。’當時兩箇各自去歇息。

睡到五更時分，朱貴自來叫林冲起來，洗漱罷，再取三五杯酒相待，喫了些肉食之類。此時天尚未明，朱貴把水亭上窗子開了，取出一張鵲畫弓，搭上那一枝響箭，觀著對港敗蘆葦裏面射將去。林冲道：‘此是何意？’朱貴道：‘此是山寨裏的號箭，少頃便有船來。’沒多時，只見對過蘆葦泊裏三五箇小嘍囉，搖著一隻快船過來，逕到水亭下。朱貴當時引了林冲，取了刀仗行李下船。小嘍囉把船搖開，望泊子裏去奔金沙灘來。林冲看時，見那八百里梁山泊，果然是箇陷人去處！但見：

山排巨浪，水接遙天。亂蘆攢萬隊刀鎗，怪樹列千層劍戟。濠邊鹿角，俱將骸骨攢成；寨內碗瓢，盡使骷髏做就。剝下人皮蒙戰鼓，截來頭髮做韁繩。阻當官軍，有無限斷頭港陌；遮攔盜賊，是許多絕徑林巒。鵝卵石疊疊如山，苦竹鎗森森似雨。斷金亭上愁雲起，聚義廳前殺氣生。

當時小嘍囉把船搖到金沙灘岸邊，朱貴同林冲上了岸。小嘍囉背了包裹，拿了刀杖，兩箇好漢上山寨來。那幾箇小嘍囉，自把船搖到小港裏去了。林冲看岸上時，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，半山裏一座斷金亭子。再轉將過來，見座大關，關前擺著鎗、刀、劍、戟、弓、弩、戈、矛，四邊都是插木炮石。小嘍囉先去報知。二人進得關來，兩邊夾道遍擺著隊伍旗號。又過了兩座關隘，方纔到寨門口。林冲看見四面高山，三關雄壯，團團圍定；中間裏鏡面也似一片平地，可方三五百丈；靠著山口，纔是正門，兩邊都是耳房。

朱貴引著林冲來到聚義廳上，中間交椅上坐著一箇好漢，正是‘白衣秀士’王倫，左邊交椅上坐著摸著天杜遷，右邊交椅坐著雲裏金剛宋萬。朱貴、林冲向前聲喏了。林冲立在朱貴側邊，朱貴便道：‘這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，姓林，名冲，綽號‘豹子頭’。因被高太尉陷害，刺配滄州，那裏又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。爭奈殺死三人，逃走在柴大官人家，好生相敬。因此，特寫書來舉薦入夥。’

林冲懷中取書遞上，王倫接來拆開看了，便請林冲來坐第四位交椅，朱貴坐了第五位。一面叫小嘍囉取酒來，把了三巡，動問柴大官人近日無恙。林冲答道：‘每日只在郊外獵較樂情。’王倫動問了一回，驀然尋思道：‘我卻是箇不及第的秀才，因鳥氣，合著杜遷來這裏落草；續後宋萬來，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。我又沒十分本事，杜遷、宋萬武藝也只平常。如今不爭添了這箇人，他是京師禁軍教頭，必然好武藝。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，他須佔強，我們如何迎敵？不若只是一怪，推卻事故，發付他下山去便了，免致後患。只是柴進面上卻不好看，忘了日前之恩，如今也顧他不得。’正是：

未同豪氣豈相求，縱遇英雄不肯留。

秀士自來多嫉妒，豹頭空歎覓封侯。

當下王倫叫小嘍囉一面安排酒食，整理筵宴，請林冲赴席，眾好漢一同喫酒。將次席終，王倫叫小嘍囉把一箇盤子，托出五十兩白銀、兩匹紵絲來。王倫起身說道：‘柴大官人舉薦將教頭來敝寨入夥，爭奈小寨糧食缺少，屋宇不整，人力寡薄，恐日後誤了足下，亦不好看。略有些薄禮，望乞笑留；尋箇大寨安身歇馬，切勿見怪。’林冲道：‘三位頭領容復：小人‘千里投名，萬里投主’，憑托柴大官人面皮，逕投大寨入夥。林冲雖然不才，望賜收錄。當以一死向前，并無諂佞，實為平生之幸，不為銀兩齎發而來，乞頭領照察。’王倫道：‘我這裏是箇小去處，如何安著得你？休怪，休怪。’朱貴見了，便諫道：‘哥哥在上，莫怪小弟多言。山寨中糧食雖少，近村遠鎮，可以去借；山場水泊木植廣有，便要蓋千間房屋，卻也無妨。這位是柴大官人力舉薦來的人，如何教他別處去？抑且柴大官人自來與山上有恩，日後得知不納此人，須不好看。這位又是有本事的人，他必然來出氣力。’杜遷道：‘山寨中那爭他一箇！哥哥若不收留，柴大官人知道時見怪，顯的我們忘恩背義。日前多曾虧了他，今日薦箇人來，便恁推卻，發付他去！’宋萬也勸道：‘柴大官人面上，可容他在這裏做箇頭領也好。不然，見得我們無義氣，使江湖上好漢見笑。’王倫道：‘兄弟們不知，他在滄州雖是犯了迷天大罪，今日上山，卻不知心腹。倘或來看虛實，如之奈何？’林冲道：‘小人一身犯了死罪，因此來投入夥，何故相疑？’王倫道：‘既然如此，你若真心入夥，把一箇‘投名狀’來。’林冲便道：‘小人頗識幾字，乞紙筆來便寫。’朱貴笑道：‘教頭你錯了。但凡好漢們入夥，須要納投名狀，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箇人，將頭獻納，他便無疑心。這箇便謂之投名狀。’林冲道：‘這事也不難。林冲便下山去等，只怕沒人過。’王倫道：‘與你三日限。若三日內有投名狀來，便容你入夥；若三日內沒時，只得休怪。’林冲應承了，自回房中宿歇，悶悶不已。正是：

愁懷鬱鬱苦難開，可恨王倫忒乖。

明日早尋山路去，不知那箇送頭來。

當夜席散，朱貴相別下山，自去守店。

林冲到晚，取了刀仗行李，小嘍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夜。次日早起來，喫些茶飯，帶了腰刀，提了朴刀，叫一箇小嘍囉領路下山，把船渡過去，僻靜小路上等候客人過往。從朝至暮，等了一日，并無一箇孤單客人經過。林冲悶悶不已，和小嘍囉再過渡來，回到山寨中。王倫問道：‘投名狀何在？’林冲答道：‘今日并無一箇過往，以此不曾取得。’王倫道：‘你明日若無投名狀時，也難在這裏了。’林冲再不敢答應，心內自己不樂，來到房中，討些飯喫了，又歇了一夜。

次日清早起來，和小嘍囉喫了早飯，拿了朴刀，又下山來。小嘍囉道：‘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。’兩箇來到林子裏潛伏等候，并不見一箇客人過往。伏到午牌時候，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，結蹤而過。林冲又不敢動手，看他過去。又等了一歇，看看天色晚來，又不見一箇客人過。林冲對小嘍囉道：‘我恁地晦氣，等了兩日，不見一箇孤單客人過往，如何是好？’小嘍囉道：‘哥哥且寬心，明日還有一日限，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。’當晚依舊上山。王倫說道：‘今日投名狀如何？’林冲不敢答應，只歎了一口氣。王倫笑道：‘想是今日又沒了。我說與你三日限，今已兩日了。若明日再無，不必相見了，便請挪步下山，投別處去。’

林冲回到房中，端的是心內好悶，有臨江仙詞一篇雲：

悶似蛟龍離海島，愁如虎困荒田，悲秋宋玉淚漣漣。江淹初去筆，項羽恨無船。高祖榮陽遭困厄，昭關伍相憂煎，曹公赤壁火連天，李陵臺上望，蘇武陷居延。

當晚林冲仰天長歎道：‘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賊陷害，流落到此，天地也不容我，直如此命蹇時乖！’過了一夜，次日天明起來，討些飯食喫了，打拴了那包裹，撇在房中。跨了腰刀，提了朴刀，又和小嘍囉下山過渡，投東山路上來。林冲道：‘我今日若還取不得投名狀時，只得去別處安身立命。’兩箇來到山下東路林子裏潛伏等候，看看日頭中了，又沒一箇人來。

時遇殘雪初晴，日色明朗，林冲提著朴刀對小嘍囉道：‘眼見得又不濟事了。不如趁早，天色未晚，取了行李，只得往別處去尋箇所在。’小校用手指道：‘好了！兀的不是一箇人來？’林冲看時，叫聲：‘慚愧！’只見那箇人遠遠在山坡下望見行來。待他來得較近，林冲把朴刀捍剪了一下，驀地跳將出來。那漢子見了林冲，叫聲：‘阿也！’撇了擔子，轉身便走。林冲趕將去，那裏趕得上，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。林冲道：‘你看，我命苦麼！來了三日，甯能等得一箇人來，又喫他走了。’小校道：‘雖然不殺得人，這一擔財帛，可以抵當。’林冲道：‘你先挑了上山去，我再等一等。’小嘍囉先把擔兒挑出林去。

只見山坡下轉出一箇大漢來，林冲見了，說道：‘天賜我！’只見那人挺著朴刀，大叫如雷，喝道：‘潑賊，殺不盡的強徒，將俺行李那裏去？灑家正要捉你這廝們，倒來拔虎鬚。’飛也似踴躍而來。林冲見他來得勢猛，也使步迎他。

不是這箇人來鬥林冲，有分教，梁山泊內，添幾箇弄風白額大蟲；水滸寨中，轉幾只跳澗金睛猛獸。畢竟來與林冲鬥的，正是甚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